



四十年来家国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征文

湖南日报 湖南省作家协会 “新湖南” 主办
投稿：xiangjiangzhoukan@163.com

北京时间

准六时，这才慢慢起身回村。

本世纪初，我长大了，用打工的钱买回全村第一只手机，这时，村里的机械表感觉到了危机。这种莫名的感觉是空息的、新鲜的、陌生的。父亲的旧观念此时还颇根深蒂固，盯着我的手机左翻右看，甚是好奇，发现这家伙既可以通电话，还替代了手表的功能，且显示的北京时间相当准。当手机陆续打破故乡人对机械表北京时间的依赖，以父亲为代表的那代人没有优越感了，心里就顿时空落落的，有些许的惊慌，不久就在背后议论，说我手机里的北京时间不太准，准也是一天只准两次。

这些幼稚的心态或者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碰撞的必然的火花。

有一天，村头另一个小伙也带回了一只手机，村里老人依然质疑他手机北京时间的准确性。小伙子觉得老人是羞辱他，便勇敢地与他们比起北京时间来。比赛是在他与一名老人之间进行的，围观的邻居很多，约定以一个收音机上报送的北京时间为准。

那天大雪纷扬，他们围在火炉边静静地等着那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报时，现在北京时间十二点整。”大伙分一拨盯着小伙的手机，分一拨瞪死老人的机械表，兴致勃勃似乎在见证一次伟大的发现。结果老人的手表慢了一分钟，小伙子手机上显示的时间与收音机上的北京时间分毫不差，准确极了！那位老人算是输了，因此萎靡不振。老人们很在意80年代上海机械表的兴奋和满足，当年梦寐以求的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他们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上海牌机械表逐渐淡出了故乡人的视线，手机开始充盈大街小巷和村庄。那些过去失落的老人开始释怀，跟着年轻人的脚步玩起了手机。

我一个表兄一直务农，近年靠农作物与城里人做起了电商生意，前年买回了村

里第一辆小车奥迪。这么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马上传遍了附近的几个村，几多漂亮妹子一夜之间悄然仰慕起我的表兄。我的一个邻居满脸堆笑地走入我表兄家，不久表兄恭恭敬敬地送她出门，她则说：“放心，包在我身上。”结果，不久我就作为迎亲队伍中的一员，在一个春色迷醉的上午，从山那边迎来了我那漂亮实惠的表嫂。

那天，作为婚礼主持人的我父亲掐着良辰吉时，不断盯住手机上的北京时间。可有几个老人却看我父亲焦急的样子不顺眼，说：“我们最讨厌子光了，狗爪子拿一只破手机，还在亲戚朋友面前扫来扫去，问现在在北京时间多少了，他不是握着一只手机么！”逗大伙笑得前俯后仰。

几年前，村里有个人买了辆较好的小车，车上带有表盘，才买回的那天，此人决定开小车在集市上隆重亮相，风光风光。可当他把小车开到集市上时，熙熙攘攘的邻居们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到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他及他的小车，于是此人满腹委屈，终于想出一条妙计，掸了掸西服上的尘土，扶了扶领带，快步走到卖蔬菜的邻居面前，问：“现在北京时间多少了？”邻居道：“不知道，没看表。”此人傻傻地笑了笑，说：“哦，那我去看下我小车上的北京时间。”邻居这才恍然大悟，道：“买了小车啊，该庆祝庆祝！”

小车在村里越来越多，村子在愉快的时光中更新长大，村里的人有时在满满的幸福面前竟然不知所措。父亲说：“我真没想到会过上如今美满的日子，不愁吃不愁穿，出门是小车，生病有报销，时代这么好，人活这一辈子足了。”

父亲的话，是千千万万农民最质朴最善良的心声，让我想起30多年前他的一块手表，表上的时间指针载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每一小步，所有的进步和变化，都在北京时间里一点一点地描绘着，灿烂地展现出五彩缤纷、磅礴大气。

湖南文艺创作：吹响从高原向高峰的冲锋号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5月24日，“湖南省2018—2020年文艺精品生产重点规划项目论证会”在长沙召开，为未来三年湖南文艺精品生产的重点方向和重大项目“把脉”。来自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单位多位专家受邀出席。

论证会上，省文化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联、省作协、湖南广播电视台、潇湘集团、省演艺集团等相关推荐单位或生产单位分别介绍了各自申报的项目，包括文学、戏剧、影视剧（片）、音乐、美术（雕塑）、广播剧等多个门类共计60余个项目。这批项目显示了湖南文艺界从高原向高峰冲刺的奋进姿态与决心。

文艺创作亮点纷呈，创作态度精益求精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话剧《沧浪之水》的排练现场，演员们正在认真地排练。近3个月来，根据阎真同名小说改编的大型现实题材话剧《沧浪之水》每天都在排演。“大家拧成一股绳，我们要求每个演员一字一句都不能错，每个字都很考究。”省话剧院副总经理、国家一级演员石岗透露，6月6日该剧将在湖南大剧院首演。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申报的60余个项目，文学类包括王跃文长篇小说《白鹭》、何顿长篇小说《红黄蓝》、纪建报告文学《不可思议的中国制造》、邓湘子儿童文学《像蝉一样歌唱》等10件作品；戏剧类包括花鼓戏《桃花烟雨》、湘剧《玉龙飞驰》、话剧《沧浪之水》、音乐剧《袁隆平》等十余件作品；影视剧（片）类包括电影《热土》，电视剧《共产党人刘少奇》《大国商》《最好的时代》，纪录片《相爱四十年》《岳麓书院》，动画片《八仙过海》等逾20件作品；音乐类包括交响乐《侗族大歌》、声乐套曲《三湘四水颂》、多媒体民乐剧《九歌》等近十件作品；美术雕塑类包括“艺术湖南·湖南省美术作品成果展”“辉煌岁月·红色经典美术作品展”“长沙籍开国将军”雕塑展等几大活动；广播剧类包括《老人村与电骡子》《半床被子》《爸爸冲锋号》等6件作品；另有“简帛艺术研究”“中国精神·中国梦——幸福是奋斗出来的”主题摄影活动等其它类项目。

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吴杰感叹说：“看了大家未来三年的创作规划，最大的感受是创作门类齐全，题材丰富，亮点纷呈。”据了解，申报项目中的大部分作品计划于今年年内完成，还有一些已完成的作品仍在精心打磨，精益求精。

2017年6月，音乐剧《袁隆平》首演。听取专家意见后，省歌舞剧院的主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和调整；随后，该剧参与“雅韵三湘·艺动四水”活动，赴省内7个城市进行了30场巡演，边演出边收集观众意见，巡演结束后该剧进入第二轮为期两个月的修改。在这轮修改过程中，主创团队邀请了和袁隆平院士工作、生活在一起的科研团队成员观看彩排，针对他们提出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再一轮修改。经过三轮修改后，该剧于2018年两会期间赴京参加天桥艺术中心的优秀剧目展演，反响热烈。“北京演出结束后，我们又召开了专家研讨会，专家们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主创团队目前正在仔细梳理，预计在6月底以前拿出第四轮修改意见。演员准备8月至9月集中修改排练，争取在10月份的湖南艺术节上精彩亮相。”湖南省歌舞剧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霞说。

瞄准现实题材，骨头再硬也要“啃”

“现实题材，是文艺创作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其创作的关键要打破‘现实题材中见不到现实’的困境，解决了这个‘当务之急’，关注度必然要高。在这些申报的项目中，我发现有不少现实题材的作品，令人欣喜的是，这些作品实实在在地反映着现实生活，而不是打着‘现实题材’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我期待它们的表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编剧王晓岭边说边加重语气。

现实题材电视剧被公认为最难驾驭，湖南天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承制的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偏就啃上了“现实题材”这块硬骨头。该剧讲述唐山一个特殊家庭跨越40年悲欢离合的故事，表现普通百姓的家国情怀。该剧已于4月16日在唐山开机。浏阳市花鼓戏剧团创排的花鼓戏《甜甜的梦》则通过描写打鼓岭村农民工和留守妇女生存状态所引发的家庭矛盾，深刻揭示中国家庭观念的变化，阐释“家”对中国人的重要意义。该剧将于年内完成创排。

高铁创新、扶贫等都是当今社会的热点话题。由湖南省湘剧院创排的湘剧《玉龙飞驰》是中国第一部高铁题材的原创大戏，5月开排，预计9月参加第六届湖南艺术节。由文源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制的电视剧《最好的时代》，以高铁火车和无人机等新时代大工业为背景，以当代中国工业企业90后新一代的励志成长和情感生活的故事为主线，展现出老工业基地凤凰涅槃的过程，已开机拍摄。

写扶贫题材的项目不仅数量可观，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作家李健正在创作的报告文学《嬗变》、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排的花鼓戏《桃花烟雨》、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拍摄的电影《热土》等都围绕40年来农村的巨大变化和目前面临的新挑战，展现了深化农村改革、发展乡村经济、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人与事。

湖南文艺家们瞄准现实题材啃硬骨头的精神，体现了湖南文艺界关注人民群众之关注，寻求自我突破，敢于向文艺高峰“冲顶”的决心和勇气！

展现湖湘文化风采，期待产生史诗般的作品

生活在湖湘热土上的文艺家们，总是将对家乡的爱，将内心澎湃的情感寄托在自己的创作中。

“中年以后，似乎是突然之间，对故乡的思念常逼得我胸口发慌，便开始写些与乡村有关的小小说。我发现自己写乡村小说，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语言、节奏、色调、情绪，都是自己过去的写作没有过的。”继中篇小说《漫水》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王跃文正在创作一部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白鹭》，通过讲述南方乡村70多年的历史变迁，展现出旧中国迈向新中国的艰难历程。通过一系列人物的命运，反映出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性。王跃文透露，他阅读了厚厚的家乡史料，经常读着读着眼泪会不知不觉掉下来，他相信，传统的乡村文明永远值得珍视，值得唤醒。《白鹭》计划年内完成，著名作家、省作协原主席唐浩明坦言，湖南文学界一直在期待史诗般作品的出现，他对王跃文《白鹭》、何顿《红黄蓝》等长篇小说充满期待，希望他能立足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把作品真正立起来。

袁隆平是湖南享誉世界的响亮名片之一，这次申报的项目中，除了音乐剧《袁隆平》，潇湘电影集团也将拍摄以袁隆平为题材的影片《稻可道》，将视角定位在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以袁隆平杂交水稻解决全球粮食安全梦为核心，表现杂交水稻海外推广中涌现的精彩人物与故事。而由芒果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承制的电视剧《大国商》也力求展现湖南人的精神，讲述清末民初以救国、为国、兴国为己任的湘商在国家危亡之际参与民族救亡，与国家同命运、共呼吸的奋斗历程，表现湖南人充满血性、心忧天下的风采。

由金鹰纪实频道承制的纪录片《岳麓书院》备受关注，目前金鹰纪实频道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均成立了专项小组统筹创作，主创团队已经拜访20多位专家学者，形成了十多万字的调研笔记，计划在今年9月底形成20万字的学术统筹汇编及对应产生的分集学术脚本，力争在2019年春节前形成成熟的电视脚本。著名编剧、省文联原副主席盛和煜说：“《岳麓书院》的选题非常好。岳麓书院是湖南的宝贵财富，希望主创团队在创作时要放眼世界文化，把格局放大大一点。”

“看到很多好题材好作品，看到湖南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冲刺，我真的很高兴。”盛和煜的话代表了许多评审专家及与会者的心声。

刘群华

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个小家伙。记忆中好像炫耀一块手表比如今炫耀一辆小车更诱人。

父亲戴的一块上海牌机械表是村里的第一块手表，按邻居最朴素的话说，呱呱叫。父亲呱呱叫的手表一度是他身份显贵的象征，他穿着一条部队里的蓝咔叽裤，还有一件蓝咔叽上衣，手腕上晃动着的一块银色的手表，往卖火车票的窗口一伸，窗口的手再挤再乱再多，卖票阿姨总会优先找到戴手表的那只手。

那年头，村里人若碰到父亲，问的第一句是：“子光，几点了？”父亲此时内心无比膨胀和骄傲，十分享受这种被人捧的飘飘然感觉。他徐徐抬起手腕，放在眼前一亮，道：“12点30分。”接着吞了口水，喉结滚动几下，补充道：“差几秒就31分了。”

其实那时的表不太准，很少对得上广播里的北京时间。父亲为了让手表准时，便在早上七点、晚上六点各对一次广播里的北京时间。

对时间是父亲每天的必修课。有一回乡里的广播因断电停放，父亲就走路到别的乡听广播对时间。他抽着旱烟默默蹲在广播电线杆子下呆呆地等，听广播听得两耳发闷，昏昏欲睡，突然广播里清脆地嘀嘀三下，一个女音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报时，现在北京时间六时整。”父亲赶快摘下手表，转动小螺母把时间对

母亲的米升子

彭金辉

母亲的衣柜里，有一个深褐色、口径约5厘米的竹筒子，筒身刻着简单的竖条纹，刻缝里还残留着油亮的白色粉末。

这个看上去有些年头的竹筒子，就是我儿时家里用来量米的升子。

每每回乡看望母亲，偶尔瞥见母亲当宝贝收着的米升子，我的思绪会自然而然地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是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生产粮食的农民却常常缺粮少米，像我家那样人口多、劳力少，加之作为主劳力的父亲双目失明，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

在我10岁前，农村还是大集体年代。记忆中，我们一家5口，每月最多只能分到60公斤稻谷，仅能吃得半饱不饱，还经常断粮。有一次，我和队里的一个小伙伴在上学途中经过队里的一片红薯地时，每人挖了一个小红薯插在裤兜里……到次月分粮时，我家被队里扣了15公斤谷。那一月，一家人多挨了好多天的饿；栏里的猪少吃了糠，嚎得更凶。平时脾气不好，对我凶巴巴的父亲，那次除了叹气，居然没有骂我；母亲也没有从竹扫把里抽出竹条。

印象中，我家这个米升子，似乎不是用来量米做饭的，更多是用来借米、还米的。经常看到母亲会在上午将一个小木脸盆挽在左腋下，右手拿着米升子，走出家门——家里五张嘴等着母亲借回来下锅。

很多时候，母亲会挽着空脸盆回到家里，眼睛红红地憔悴着。那时，有余粮剩米的人家不多；即使稍有余米的，也会因你

之前借的米还没还而婉拒。

少得可怜的自留地里的红薯叶、白菜叶，常被母亲这个“无米巧妇”摘回家，在烧红的铁锅里燎熟后供我们充饥。秋后的红薯地里很少有粗过拇指的红薯——叶子都长不赢人嘴，哪来的时间和营养长红薯？！

最让母亲尴尬和伤心的是，有一次她的哥哥、我的大舅天煞黑后来到家里，母亲出去半个多小时后空着手回来，烧水泡了一瓦罐茶给舅舅喝。舅舅知道了我家的窘境。过了两天，大表哥背着10多公斤米，翻山越岭送到我家里交给我母亲，喝了一口水就走了。看着远去的侄儿，抚摸着白花花的米，母亲的眼睛红了，流下了悲喜交加的泪水。

我10岁那年，农村分田到户，家里分到了三亩多水田。早、晚两季稻收上来，除去上缴征粮，余下的粮食还无法达到按需煮饭的程度。常常不经意间撞见母亲取米做饭时，会将刚好装满0.5公斤米的米升子斜个80度的角。母亲笑着对我说：“伢崽，有米的时候要记得无米时呵。”文化不高的母亲说话直白易懂。

青黄不接的时节，母亲依然会不时挽着瓷脸盆、拿着米升子，去到队里条件好的人家，打空转身的次数倒是越来越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母亲会在红薯上面放少量米，煨出香喷喷的红薯饭；饭熟后盛起酥软的红薯饭，将锅底剩下的红薯中夹着饭粒的锅铲铲起，搗成糊状后倒入米汤，那米汤饭常常比干饭还俏。

随着杂交水稻的推广，粮食慢慢多了起来。偶有不能敞开肚皮吃的时候，母亲

会劈开一个南瓜，和上米粉子做成南瓜粑粑，或将豆角煨在饭里，紫色豆角饭好香，豆子粉粉的……

90年代初，我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当上了警察，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妹妹和弟弟也相继离开父母去闯自己的天地，一家人渐渐天各一方。已不再缺粮少米，原本一家5口，慢慢变成了11口的大家庭。2004年，父亲因患胃癌去世。父亲的胃病应该离不开“饿”这个祸头。本世纪初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粮食逐渐富余。不知何时起，家里的米升子换成了不锈钢的小盆子，人多多舀、人少少舀，全凭心意和需要。

而今，乡下城里正经吃饭的人越来越少。早几年，弟弟将一亩多水田挖做了鱼池，自养的鲮鱼、鲢鱼、鲫鱼煮出来的汤像牛奶一样稠，一碗鱼汤可以顶两碗饭。3年前，弟弟在老家开了一家小餐馆。如今已70岁的母亲陪着弟弟一家在乡下，每天帮着做些择菜、扫地的杂活，身体尚硬朗。每次回家，母亲都会给我准备土鸡蛋和地里的蔬菜。

“金辉，得空回来一趟，带点红米到岳阳去吃。”就在我构思着这篇文章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地里的辣椒、茄子已经吃了几餐了，回来尝尝鲜。”莫非母亲与我心有灵犀？我想，那是必须的。

挂断母亲的电话，我的脑海中满是当年母亲挽着脸盆走出家门的身影。不觉间，泪水盈了眼眶……

已“退休”经年的母亲的米升子，盛着我儿时多少辛酸困苦的记忆，如今回味起来，却分明有着无尽甜蜜。

